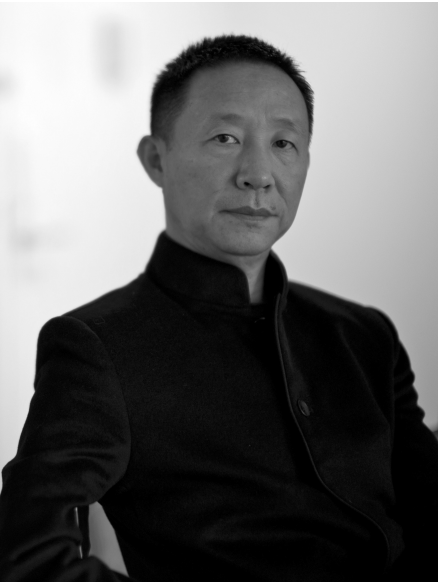


■对话



曾经有一段时间,欧阳江河在诗坛“销声匿迹”。他说:“1997年,我出国回来后...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,欧阳江河谈到:“诗歌写作应该更具有一种宽广性,更具有一种深度。”

欧阳江河:诗歌应对时代做更复杂的观照

□本报记者 黄尚恩

记者:很多读者认可《凤凰》,是因为它较好地反映了当下的现实。您认为,诗歌应该如何既深入反映现实又保留自身的诗意?

欧阳江河:当代诗歌,包括整个当代文学,怎么样既保持文学本身相对的独立性,但同时又切入现实,反映现实,具有一种广阔性和纪实性,这是一个永久的困惑。但我认为这两者本身并不矛盾。

诗歌写作其实可以更具有一种宽广性,更具有一种深度。我们可以从现实中将大量不可能入诗的现象和元素纳入到诗歌中来,作为材料、对象、课题加以书写。

因此,诗歌写作要与通常的媒体写作区别开来:媒体写作有点像纸币,起到传递价值的作用,它的文字本身没有太大的价值;而诗歌写作有点像黄金,除了传递价值,它本身就有价值。

记者:将非诗意的材料纳入诗歌写作,最后又呈现出诗意,这需要诗人具备很巧妙的“诗艺”。这是您一直强调“诗艺”的原因吗?

欧阳江河:诗人的“诗艺”有点像厨师的“厨艺”。一个好的厨师,他可以处理各种各样的材料,无论是熊掌、燕窝,还是蚂蚁、野菜,在他手下都可以变成美味佳肴。

从反抒情到反消费

记者:在多次接受采访中,您都谈到了一种反消费的美学诉求。实际上,诗歌在这个时代已经很难被消费了,您为何一直强调这一点?

欧阳江河:诗歌这种文体似乎对消费文化具有天然的免疫能力。电影、小说、美术等艺术门类,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市场、资本的影响。

我将这种美学诉求有意地放大,与我当下艺术的观察、思考有关。我们知道,当代艺术最早对现实采取批判的态度,较广泛地触及现实生活中的丑陋一面。

记者:因为这种美学诉求,您的诗歌作品中很少找到优美的抒情诗,但1988年的组诗《最后的幻象》是一个例外。最近您写的《暗想薇依》等作品,抒发的情感也很强烈,但与《最后的幻象》又有很大的区别。

欧阳江河:很多诗人是通过青春写作、抒情诗走上诗坛的,但我不是。我早期的作品,《悬棺》处理“我与古代文化之间的关系”。

■评论

重现精神与梦想的价值

——读郑雄长篇纪实文学《中国红旗渠》

□林皆凯

时隔半个世纪,作者将关注的目光重新投向了当年业已充分报道宣传过的红旗渠,并非重炒冷饭,简单地再报告一遍,而是充分发挥纪实文学的特长。

《中国红旗渠》的谋篇布局、介入角度、叙述语言,构成此书回望、沉思的叙述基调,作品重点已非事件本身的新闻性,而是红旗渠精神的当代意义。

顺着风 贴着地

——评刘向东的诗歌

□袁增欣

调中,少见尴尬、互否、倾斜、躁动和迷茫。他的歌调中基本表象和意蕴是平静、和谐、包容、亲和力与顺遂。

刘向东诗歌的淳朴韵味,具有非常明显的本土气质。本土气质并不止是“乡土诗的气质”。

刘向东诗歌的淳朴韵味,具有非常明显的本土气质。本土气质并不止是“乡土诗的气质”,“乡土诗”只是按题材来分类的简单概念。

情感,但不是以直线的方式,它没有连续性,更多的是像随想曲或宣叙调,亦说亦唱,既抒情又反抒情。

“文字文本”之外的“声音文本”

记者:注重声音修辞是您诗歌中非常重要的特点。写作这么多年,“声音”在您的诗作中有什么样的变化?

欧阳江河:从上世纪80年代写《悬棺》起,到90年代写《傍晚穿过广场》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,可以算是我创作的第一阶段。

2008年以后,我重新开始诗歌写作。在《凤凰》这首诗中,我继续进行消声处理,就像枪里安装了消声器。

记者:“声音文本”具体的含义是什么?在写作中怎样实现?

欧阳江河:我认为,诗歌至少有两个文本,一个是“文字文本”,另一个是“声音文本”。但它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音乐性。

但是,当下的诗歌创作没法像宋词一样,声音搭配文字,我们只能通过文字去实现“声音文本”。我觉得古代的一些诗作已经实现了这一点,一切都抱一种虚无、不屑的态度。

比如苏轼的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,“老夫聊发少年狂,左牵黄,右擎苍”一句中,“左牵黄,右擎苍”更多的是一种“声音文本”。

“词”比“物”更持久

记者:您在上世纪90年代提倡“中年写作”的概念,近期又多次谈及萨义德所说的“晚期风格”。这两者分别有什么针对性?

欧阳江河:“中年写作”是针对“青春写作”而言的,它不仅与诗人年龄的增长有关,还涉及到其人生、命运、工作性质的改变,进而影响写作时的心情。

记者:您为何执着于在诗歌中探讨“词”与“物”的关系?

欧阳江河:“词”与“物”的关系,确实是我在诗歌中一直思考的母题之一。《手枪》中的“手枪”,运用拆字法,“一件是手,一件是枪”。

一切都抱一种虚无、不屑的态度。牺牲、奉献、坚韧、团结、协作、不畏艰难以及全局观……

很多正面的词汇和理念已经或正在从人们的视野和内心淡出,当下社会缺乏一种积极向上、正能量的词汇。

近些年来,纪实文学在蓬勃兴盛的同时也遭遇发展的瓶颈,泛娱乐化、追求片面的深刻和真实,失去思想的锋芒而热衷于琐碎的考证揭秘……

丁小村《路书》

无法预料的旅途

在丁小村的短篇小说《路书》(《延河》2014年第2期)中,“所谓路书,对‘我’来说就是一份旅行计划”。

丁小村的短篇小说《路书》(《延河》2014年第2期)中,“所谓路书,对‘我’来说就是一份旅行计划”。